

【解牛集】— 刊於〈信報〉，2019年1月7日

香港應把握大灣區發展重新「定位」

林君南

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

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即將於 2019 年初出台，規劃的具體內容無疑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個嶄新的機遇和挑戰。

按照 2017 年 7 月初國家發改委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的《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·下簡稱框架協議》，三地將根據各自的產業優勢進行分工、優勢互補，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成為全球創新、創投與融資中心，最終成為一個由城市群組成的巨型國際大都會。

香港發展「重新定位」

與此同時，粵港澳大灣區還承載了國家進一步開放和發展的戰略任務。據框架協議，「充分發揮港澳地區獨特優勢，深化與『一帶一路』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、經貿、金融、生態環保及人文交流領域的合作，攜手打造推進『一帶一路』建設的重要支撐區。」

可以說，在「一國兩制」下，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，是確立本身在全國城市群中「獨特地位」，即「重新定位」的好時機。透過香港自身的國際連繫、國際視野、中西交匯所形成的文化和制度優勢，建立有別於國內任何城市、也是任何內地城市難以取代的地位。所以，如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和挑

戰，便格外值得公眾的重視和討論。

粵港澳大灣區由「九市二區」11個珠三角城市組成，包括深圳、東莞、惠州、廣州、肇慶、佛山、中山、珠海及江門，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面積約5萬6000平方公里，2016年區內常住人口約6774萬人，總境內生產總值（GDP）約1萬3,879億美元，人均生產總值近2萬500美元（資料見立法會資料研究小組，〈粵港澳大灣區概況〉）。幅圓相當遼闊，意味市場規模也相當龐大。

灣區經濟效應顯魅力

按照灣區經濟效應，在分工和產業互補優勢下，經濟增長速度較個別地發展為高。

據美國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（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Institute • BACEI）的報告，2010年，美國灣區家庭收入中位數比全國高41%，達到82,500美元，比全州高出37%。原因是灣區匯聚了大量創新，高效，前沿技術公司。在群聚效應下所形成的高價值產業鏈分工和創新發展，成為區內經濟高速增長的支撐動力，自2002年以來，區內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一直超出全國（見Regional Economic Assessment, A 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Report 2012）。今年7月，BACEI發表的最新報告顯示，離舊金山以東的東灣三谷地區，從2006年至2016年十年間，該區就業總人數增加35%，遠遠超過加州整體8%的增長，同樣顯示了灣區經濟效應的魅力。

粵港澳灣區的競爭優勢

究竟粵港澳灣區的潛在發展力量何在？無可否認，第一，市場規模巨大。若然區內城市能夠實現快速經濟增長，加上互聯互通的一體化市場，無疑可以為基礎設施、房地產、金融服務和零售業等提供巨大商機。並進一步強化資金、技術、人才和信息作出深度匯聚和交流。

對香港來說，隨著港珠澳大橋、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（高鐵香港段）和蓮塘/香園圍口岸三項重大跨境基建陸續開通，加上珠江口兩岸交通基建，如虎門二橋和深中通道等的建設，將進一步促進大灣區在互聯互通上的緊密性，而香港在地理位置上的優越性，可發揮大灣區交通樞紐的作用。區內的物流業、貨櫃業和運輸業都可以發展所長。

與此同時，香港作為金融中心，近年已成為廣東企業「走出去」的首選融資平台之一，截至 2017 年底，廣東企業佔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約 21%。香港可藉大灣區建設的機遇，為大灣區內企業提供全面的融資選擇，並可鼓勵區內企業於香港成立企業財資中心，以進行集團內部的資金管理及風險管理活動。（見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，〈粵港澳大灣區：香港的機遇與挑戰〉，3.2 及 3.3 段）。換言之，大灣區內的優質企業都可到香港來融資上市，互惠互利，進一步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
港深科技優勢互補互利

第二，區內城市可以進行優勢互補。目前，深圳有高端製造業、資訊技術和科技創新的優勢；廣州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相當均衡的布局；東莞和佛山是重要的製造業基地；澳門則為旅遊和休閒中心；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、航運、貿易、資產管理和離岸人民幣中心，其專業服務及金融服務業聚集了大量富國際經驗的人才，在各自的優勢互補下，發展潛力可以進一步源源開發。

第三，在研究及人才培訓領域，具有利發展條件。其中，香港擁有一定優勢。目前，本港有五間全球排名 100 名以內的大學，包括香港大學、香港科技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。事實上，香港的大學從事基礎研究能力相當強。本地的科研，大學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主導角色，並且主要從事上游尖端的研究。基於香港製造業已北遷而式微多年，令科研成果缺乏轉移到下游生產的成功機會，然而，深圳的科研主要由產業主導，多聚焦於下游的生產前沿

研究。因此，在粵港澳大灣區下，香港和深圳便可以進行技術優勢互補；而大灣區城市可提供設施以便將科研成果變成實質產業，進一步建立中國自己的品牌。

創新是發展動力之源

很清楚，在目前信息網絡、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科技日新月異的新工業革命時代，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，是由全要素生產率（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· TFP）拉動。所謂全要素生產率，是指剔除各種生產要素，如人力和資本等投入所貢獻的增長率後之餘值，一般將之解釋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。很顯然，技術進步是以創新為基礎。

如今銳意打造大灣區成為全球創新和科技中心。初步看到，香港和深圳接壤的落馬洲河套區，已決定發展為港深創新科技園區，為初創企業、科技企業、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發機構提供合作基地。這個科技園無疑是深港兩地進行優勢互補的試驗場。記得香港在 2018-2019 年度的財政預算中，亦撥出了 500 億港元支持該地區的創新與科技發展，其中 200 億港元已列入創新科技園區的第一期工程中。可以看到，香港進一步融入中國經濟的和國家戰略發展的趨勢，已然相當明確。在一國兩制下，香港如何發揮「異制」的優點，確立在中國發展戰略中有別於內地任何城市的「獨特性」，就是香港長遠發展的關鍵所在。

事實上，跟東京灣區、紐約及三藩市灣區不同，粵港澳灣區的城市群有顯著的制度和法制差異。「九市二區」的城市群中，內地九市的經濟發展模式，是以政府驅動為主，但香港作為資本主自由經濟體，是以市場之手為主導，政府的功能有限，因此，如何在發展模式和水平不同、制度和法制的差異上進行協調互補和合作，是灣區城市能否落實深度合作的關鍵。香港的普通法制度著重合約精神、經濟協議的落實，若在商業上有任何糾紛，香港可提供仲裁調解中心，以便企業排難解紛，將法治精神融入商業運作。

重新發展定位機不宜失

從具體發展路徑看，目前國家經濟的發展，企業尤其是科技企業對增長貢獻扮演的角色愈來愈吃重。很顯然，集合企業個體而成行業，行業相關的上下游企業形成產業簇群，同時形成上下游生產的產業鏈，據此發揮出巨大的競爭優勢，對內凝聚更大的合作力量；對外則進行有效競爭。

另一方面，產業群內一兩個優勢行業發揮中心作用，凝聚一系列跨行業的企業和專業機構組成灣區，從中進行分工和發展互補，相輔相成。以紐約灣區為例，紐約市突出的金融力量所輻射形成的「金融灣區」，有康涅狄格州和新澤西州作為傳統工業中心和製造業中心提供支撐。同樣的邏輯，粵港澳大灣區「九市二區」的城市群當中，雖然香港，深圳和廣州各有現行的發展優勢，究竟是以單核心或多核心作為輻射中心，帶動灣區的發展，問題並不容易解答。然而，香港透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，為自身的發展「重新定位」，既進一步鞏固香港的「國際性」，同時具備在中國發展戰略中的「獨特性」，機不宜失。香港著重「一國」之餘，也強調「兩制」之不同，這才可以在中國發展作出應有貢獻，令整個大灣區成中外皆知的國際大都會。

由於粵港澳大灣區「九市二區」城市群的分工、合作、文化和人流交流，值得討論的問題很多，囿於篇幅，筆者另文再談。

〔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，林君南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〕